



猫形斗篷(公元500-600年)



黄金面具(公元900-1100年)



肖像凯罗杯(公元1550-1650年)

## 在成都金沙邂逅神秘“黄金之国” “印加特展”展现异域文明魅力

当头戴缤纷羽毛身穿印加服饰的演奏者，在舞台中央吹奏起一曲秘鲁民歌《山鹰之歌》时，似乎让人步入时空隧道，来到了神秘的“黄金之国”印加……1月9日晚，“印加——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拉开序幕。悠扬旋律中，观众仿佛看到翱翔于秘鲁安第斯山脉的雄鹰穿过千百年古老文明。雄鹰之上的万里长空，一轮亘古闪耀的太阳，将古蜀人和印加人紧密联结。

造型独特的彩绘陶器、璀璨夺目的金器，还有色彩鲜艳、花色多样的纺织品……来到展览中，浓郁的异域风情扑面而来。本次展览由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主办，展出来自秘鲁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国家博物馆、印加博物馆等秘鲁14家博物馆的168件/组展品，包括骨器、陶瓷、金属、石器、木器、纺织品、绘画和木乃伊等，全面展示印加帝国的发展脉络、社会生活、艺术成就和文化遗产，回望印加所在的安第斯地区绵延千年的文明兴衰。

“自开馆以来，金沙遗址博物馆便注重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至今已与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作举办文物巡回展、学术会议，搭建起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未来金沙将继续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等方式，增进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在展览开幕仪式上，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说。

### 走进文化激荡的安第斯山区 八大文明奠定印加辉煌基础

来到金沙遗址博物馆陈列馆负一楼的“印加——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展览门口，抬头望去，来自迪亚瓦纳科文化的“太阳门”图案被印刻在门厅上，

该图案被公认为是印加创世神——维拉科查。穿过“太阳门”，细心留意脚下，就会发现安第斯山脉历史穿越之旅就此展开。

提到秘鲁，人们总会想到神秘的黄金帝国印加，但早在印加帝国兴盛之前，丰富多彩的文明已在安第斯山区生发激荡。为了清晰呈现印加帝国繁盛的背景和面貌，此次展览以时间演进为序，共分为序厅、第一单元“安第斯的古老文明”、第二单元“印加帝国的辉煌史诗”和尾厅等四个部分，阐释印加人的日常生活、艺术成就、精神信仰和文化遗产，回溯安第斯山脉从距今约5000年到3500年的卡拉尔文化，到1572年印加帝国被殖民者征服前的文化更替。

从秘鲁北部早期的库比斯尼克和查文文化中，感受他们在陶器、建筑、骨雕和石雕方面的卓越表现；到秘鲁海岸北部莫切文化逐渐兴盛，莫切人将对神灵的崇拜融入艺术创作，在制陶、冶金和纺织等方面成绩斐然……在展览的第一单元，观众从丰富的展品中得以看到，早在印加文明发展繁盛之前，安第斯山脉就已孕育了卡拉尔、库比斯尼

克、查文、纳斯卡、莫切、迪亚瓦纳科、瓦里和西坎等文化。

“印加文明也是在安第斯各个区域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很多地区的传统。”执行策展人史霄曜说。

而在第二单元，重点讲述印加帝国的辉煌史诗，分为发展历程、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三个部分。“在这一单元，可以看到从公元12世纪开始，印加人如何从一个小小的部落，一步步统一了整个安第斯地区，建立了辉煌的印加帝国。”

### 当黄金面具跨越时空相望 感受古蜀与印加“和而不同”

飞扬上翻的眼睛、形状逼真且凸起的鼻子、风格独特的耳朵……在展览的序厅部分，一件正面大部分区域涂满红色朱砂的黄金面具位列其中，神秘又耀眼。这件来自秘鲁西坎文化的黄金面具，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隔空相望，呈现出世界古代文明中共有的面具艺术。

印加文明和古蜀文明之间，虽相距万里，但两地先民却有着太阳崇拜这一共同的精神信仰。3000年前的古蜀金沙遗址曾出土了太阳神鸟金饰、黄金面

具等精美文物。在印加帝国，国王被视为太阳神的后代，他们用黄金装饰宫殿、制作工艺品种。因此，安第斯地区的太阳崇拜、黄金崇拜等精神信仰，也是此次展览中着力呈现的主题，让观众感受古蜀与印加之间“和而不同”的精彩碰撞。

“黄金面具是西坎文化中最有标志性的器物。”史霄曜表示，地位最高的西坎贵族死后会戴着高纯度的金面具下葬，该面具可能代表了西坎神的面貌。

开幕仪式上，远道而来的秘鲁印加博物馆理事长埃莱亚萨·克鲁辛塔·乌加特博士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谈到了印加文明与古蜀文明之间相似的太阳崇拜和黄金崇拜，也谈到了两地出土的黄金面具的差异。“印加文明中的黄金面具，主要是作为陪葬品，西坎贵族才能使用。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则是在祭祀活动中使用。”

而在文物之外，展览的展陈设计也颇具巧思。展墙上，安第斯山脉绵延的山脊被抽象成曲折线条，印加传统的梯形建筑被解构成几何图形，万花筒般灿烂的安第斯文明就在这“线”与“面”中依次上演。穿行在展厅中，展墙上的印加传说诸神、地面上庞大的纳斯卡地面投影，还有凸显印加织物质感的布面展墙等令人印象深刻。展览中还用场景复原的形式，立体呈现马丘比丘遗址、华卡普拉纳金字塔遗址等，让观众游走于这些壮观的历史遗迹中，感受人类文化遗产的魅力。

“金沙近五年举办了不少‘世界文明’系列大展，我们希望把自己置身于世界文明发展的视野当中，让更多的中国观众不出国门，就能感受到异域文明的魅力。”在展览的末尾，史霄曜这样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图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印加——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门头。

## 良渚石器考古又有新发现

提到著名的良渚古国，许多人都会想到美轮美奂的良渚玉器，而在5000年前，石器在良渚人的生活中也非常重要，要用它们伐木建房，耕田割稻。浙江杭州最新发现的沈家里遗址和沈家畝遗址中，都有良渚时期的石器加工场。在1月20日至21日举行的“2023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汇报会”上，考古学者介绍了上述发现。

沈家里遗址和沈家畝遗址分别位于杭州市的萧山区和桐庐县。2023年7月至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和萧山博物馆对沈家里遗址开展考古发掘。2022年11月至2023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桐庐县博物馆联合对沈家畝遗址开展考

古发掘。

沈家里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考古发掘面积325平方米，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专业程度很高的良渚文化石器加工场遗迹。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李唯介绍说，沈家里遗址附近有自然山体，“良渚石匠”是直接开山取石，主要的产品是石锛、石凿、石斧和石铤，有不少石器的半成品磨制得很好。

李唯告诉记者，这个石器加工场并不是良渚先民创办的，在距今约6300年的马家浜文化时期，先民就已在这里采石制器。

沈家畝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考古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杭州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沈家畝项目现场执行领队关欣玉介绍说，这个遗址可以分为良渚文化时期、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四个阶段。考古发现灰坑、墓葬、柱坑、石器堆等遗迹200余处，共出土遗物3.7万余件，多以良渚时期的石制品为主，既有石器生产不同阶段的产品，也有制作石器的原料和工具。

关欣玉介绍说，此前就有多位专家判断分水江流域会有时代延续、系统性的石器加工点。而沈家畝遗址的发现正好填补了长江流域史前石器生产制造链条的一处空白。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古项目负责人王宁远研究员介绍，他们曾

对良渚遗址群内出土的石器作过系统鉴定和分析，发现不少石器的石材并非采自良渚古城周边的山体里，而沈家畝遗址就有此类石材的石器，这为良渚石器来源的研究提供了考古实证。

王宁远说，先民选择在江边建立石器工场是经过精心选址的。“条纹状硅质岩质地不一，开山采出的‘山料’质地不均匀，其疏松部分直接用于制作石器容易开裂，而经过水流冲刷的山石形成的‘籽料’，质地普遍坚硬，更适于制作石器。我们可以依托这个遗址，开展良渚文化时期石器制作流通的全链条考古分析研究。”

据新华社